MY AUNT NORA



FERDINANDO FREGA

我的姨妈 NORA

The Art of Attraction · 06

最近几天，这个名字总是回到我的脑海里。她曾是我母亲的邻居，1963年像对待女儿一样接纳了她，也许是第一次给了她一样从来没有人教过她的东西：温情。

我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母亲或其他已故之人随意下判断的儿子。我的文字只是对人类行为的一次自由分析，没有借口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一个赤身的国王。

这位那不勒斯女士，有着典型的瑞典人长相——蓝眼睛、白皮肤、中等身材——习惯了微笑，而且总是用她甜美、迷人的嗓音和天生的机敏，就像生在世界这个纬度的人所懂得的那样，给你留下点值得琢磨的东西：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个？

那是1985年。我在科森扎工作，去看望了她。对我来说她是Nora姨妈，她亲昵地叫我Ferdinà。她是我姐姐Teresa的教母，那是我母亲送给她的一份礼物，她一直心怀感激，也总是打听我们的消息。

她上一次见到我时，我才七岁多一点，而现在，二十岁的我站在她面前，是个年轻人了，但她非常清楚，我身上带着的认知的布料，是用什么材料织成的。

她对我的疼爱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流露出来，我能感觉到，但她有所保留，几乎像是故意要阻止自己把心里想的全说出来。

那天下午，我也见到了她的女儿Lella，一位牙医，一个美丽的女人，有她母亲的魅力和她父亲的优雅。她热情地向我问好，说：“真的是你吗，Ferdinando？就是在我们家对面住过两年的那个？”

起初我笑着回应她，然后我说：“是的，是我，是我们今天所在之处的最好版本。”大家都在笑，大家都在看，然后是道别和离开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我刚坐进车里，就听见两层楼上的阳台有人喊我的名字。是Nora姨妈：“Ferdinà，回来，我想再见见你。”

“我对她笑了笑。我知道那不会发生了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。”

一个真正赤身的国王，在一个聪明的女人面前，就是这个样子：和他母亲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时一模一样。

而我是我母亲的儿子。

Ferdinando